

高晓松

尹罗娜

生活就该随遇而安



和聪明人聊天,实在是一件趣事,何况是和高晓松这样充满大智慧的人,东拉西扯闲话家常间,转眼便是足足一个小时。

高晓松很真实,这种真实,不同于他在各类娱乐节目中的犀利点评,而是以一种朋友姿态,与你聊回忆,谈未来,坦诚自然。如同他所主持的网络脱口秀节目《晓说》的定位一般:“一切只因闲来无事小聊怡情。”现在的高晓松,傲气内敛,沉稳却又不失锋芒。

1

对于自己的民谣情结,高晓松用一句话概括道:“以前的民谣像是好时代的坏男人,现在的民谣是坏时代的好男人。我们那时候的民谣根本就不关心别人,人家还批判过我们,说我们没有教育意义,只在乎歌颂自己。现在的民谣写的是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的故事,而我们以前写的是发生在自己的象牙塔里的故事。”

在高晓松看来,即将于9月7日登陆上海大舞台的“此间的少年”高晓松作品全国巡演上海站,无外乎是一场“怀旧集结”大巡礼。整场演出将分为“校园”、“初恋”、“青春告别”三个主题单元,而老狼、叶蓓、郑钧等歌手将根据曲目与主题的契合陆续登场演唱。

不得不说,至少有相当一部分的年轻人可能是听着高晓松写的校园民谣成长的。“此间的少年”被不少歌迷看作是一场青春

怀旧情结 经典就是催人泪下

集体回忆,但高晓松却不爱听自己的歌,因为他心里有着自己的“怀旧情结”。“我都听罗大佑的,2000年罗大佑第一次来上海开演唱会,我提前一小时就站在体育场门口,我想着我得遇见多少个几十年不见的朋友。”

在那场演唱会上,高晓松变成了彻彻底底的文艺青年:“舞台上没开灯,没人看见他上台,但钢琴的第一个音符刚出,我们所有人都哭了。我至今都深深记得那场演出的第一首歌是《爱的箴言》,罗大佑太能催泪了。”有了自己的切身体会,以及年初“此间的少年”在北京演出时全场万人齐哭的“前车之鉴”,高晓松此次特地为上海站调整了曲目,“北京开场就是《青春无悔》,后来我想了想,歌迷这样就得从开场哭到结尾,体力上肯定受不了,所以现在把《青春无悔》放到后面,先唱新歌,再慢慢往回唱。”

2

出身书香门第,成长途中一路顺风顺水,1988年考入清华,学的是最顶尖的电子工程专业。前20年的人生中,恐怕连高晓松自己都没想过他会与娱乐圈结下如此深厚的缘分吧,难怪他会说:“当年父母培养我琴棋书画,原本是想让我当个有艺术修养的科学家,但最终我却变成个懂点儿科学知识的艺术家。”

大学三年级,是高晓松人生中最重要的转折,那一年他终于发现自己不适合做一位科学家,加上正好碰上那时高校学子的退学热潮,他毅然决定从清华退学,“其实是连退学手续都没办,直接就没再回学校了。”之后,高晓松遇到了老狼,“我们那时候想组乐队,一开始没老狼,主唱老是唱不好,然后就通过写《那天》的才女认识了老狼,她跟老狼的老婆是朋友。”

有着好声音的老狼的加盟,让乐队很快在圈内小有名气。1990年暑假,他们忽然收到海南岛一家歌厅的邀请前去驻唱,之后高晓松开始了自己的“流浪”,返程时因路费不足,高晓松辗转来到当时厦门大学的“校中村”东边社暂住了大半年时间。“最惨的时候身上只剩十

流浪理想 坚定地相信着别人

块钱了,在厦门我写了《冬季校园》《流浪歌手的情人》这些关于流浪的歌曲,还有包括《同桌的你》《麦克》《白衣飘飘的年代》《睡在我上铺的兄弟》《青春无悔》在内的许多著名校园民谣也都是在那个时期完成初稿。”

谈起那段流浪生涯,高晓松充满赞叹:“我在那段时间里认识了很多流浪的艺术家,我记得有一次我淋了一身的雨,敲开了一户人家的门,我说自己是清华的流浪汉,他马上让我进门,还给我煮粥喝。那段时间我们是很幸运的,我们都很坚定地相信别人,别人也相信我们,没有勾心斗角。”

结束流浪回到北京后,高晓松决定报考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研究生,没想到阴差阳错反而跨入了新兴的广告业,直到1993年加入唱片公司,《校园民谣》、《青春无悔》两张个人作品集令其声名大噪,之后就一步一步离娱乐圈越来越近。自编自导的《大武生》、网络脱口秀节目《晓说》、文集《如丧》,从音乐人、电影导演、主持人再到作家,高晓松总能带来各种惊喜。

3 江湖人士 对待炒作一笑置之

高晓松最近非常忙。《声动亚洲》、《天籁之声》、《向上吧少年》、《大地飞歌》、《我是传奇》五个电视节目的评委,网络脱口秀《晓说》的主持,一周七天时间都辗转于各地录制节目,因此也被不少人质疑“圈钱”。对于这点,高晓松倒直言不讳:“要不怎么办,现在做音乐没版税,我总要挣钱养家吧。做评委无非是赚钱,没什么真知灼见就没必要非在一个收视率高的节目讲给大家听,我那一套大家都听过了。”

在新浪微博,高晓松已有四百多万粉丝,但他不想随便使用话语权,“我已经40多岁了,就不应该成为偏激的人,不愿简单地看待事情,然后做两面划分,或者三段论那样的论断,我学理工出身,举孤证证明没意思。哪怕目的美好,也不应该偏激。”

都说人红是非多,高晓松也逃脱不开这个命运,一会儿说他 and 孙楠在节目中撕破脸皮争执,一会儿又说他们嘲讽观众是弱智。对于这些,高晓松却一笑置之。“我和孙楠有什么好争的?我们是江湖人士,都能忍,不过反正我收了钱,要炒作也行,就当消费我吧。”现在的高晓松与初入娱乐圈时心态全然不同:“那时刚入江湖,觉得自己可了不起了,总想踹生活两脚,现在会慢慢明白是江湖养活了,这是种默契。”当然遇到特别过分的炒作,高晓松还是会选择发表态度,比方说发微博澄清自己从没说过《最炫民族风》是垃圾,也从来没说过观众是弱智,但即便炒作如此过分,高晓松也不至于诉诸法律,“写条微博就完了,成长到40岁,以前想站着就把钱挣了,现在弯弯腰吧。”

不少人觉得能写出那个白衣飘飘的年代神韵的高晓松一定是个理想主义者,其实不然。“我真不是一个理想主义的人,我是一个特别随遇而安的人。就连拍电影也随便让人剪,拍《大武生》,我就安心把片子交给他们,我完全不插手,因为不论剪辑结果如何,每个镜头都实实在在是在我眼皮子底下拍摄的,这样足够了。”



4 膨胀过后 处于人生最好时期

一周七天,高晓松几乎每天辗转各个城市,成为名副其实的“空中飞人”。我们看来都觉得他精力旺盛到不可思议,高晓松笑笑解释道:“看着跟疯了似的,其实都是早就安排好的事,赶紧补上那半年的课时。”这里所说的“那半年”便是去年5月9日,他因酒驾入刑,在看守所度过的184天。

那半年,高晓松做得最成功的事是发呆,几乎有一个月他都没有说话,因为发呆可以“不痛苦”。妻子第一次看他时,哭得要死。从没有他掉眼泪的妈妈,也抓着铁栏杆流泪,而高晓松还在开玩笑:“看来我真是你亲生的。”女儿来时,她问爸爸什么时候回家,高晓松只能骗她说:“爸爸在拍戏,马上就拍完了。”

如果不是那段时光,高晓松可能依旧是另一个模样。出身高知家庭,娱乐圈小有成就,“红了之后自我膨胀肯定会有,每个人都会。这都是作为人成长的必经的过程。”直到11月8日凌晨,结束了6个月监狱生涯的高晓松在凌晨零点15分发了一条微博:“11月8日,立冬,期满,归。184天,最长的半年。大家都好吗?外面蹉跎吗?”

再提起那半年,高晓松并不抗拒,却也不愿多谈,他说不想再消费那段时光。好友宋柯在某天的饭桌上对高晓松说,“你丫活明白了啊。”对此高晓松十分赞同,“以前我一直觉得上天待我太好了,我老婆信佛,我让她千万不要再向佛要求什么,那样就太贪心了。酒驾事件之后,我觉得我还了,生活不欠自己什么,现在的生活特别轻松平衡,我感觉很幸福。”

现在的高晓松,不时在微博上展示与妻儿过日子的琐事,煮饭做菜,宅居发呆,到处旅行,正如他在新书《如丧》的副题所写:“我们终于老得可以谈谈未来”,这正是人生最好的时期。